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

经典书系

木 木

[俄] 屠格涅夫 冯加等 译

细腻的心理描写 生动的情感叙述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巨匠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木

木

[俄]屠格涅夫

冯加等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木/(俄)屠格涅夫著;冯加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11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ISBN 7-5434-5625-7

I.木… II.①屠… ②冯…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俄国-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6851号



丛 书 名: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书 名: 木木

原 著: [俄] 屠格涅夫

译 者: 冯加等

策 划: 阿卡狄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路殿维 姜 红

装帧设计: **arcadia** 工作室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5 × 170mm

印 张: 6

印 刷: 石家庄市飞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25-7/I·910

全套定价: 118.00元 本册定价: 11.80元

目录 CONTENTS

木木	001
阿霞	034
狗	093
旅长	111





木 木^①

在莫斯科的一条偏远的街道上,住一幢有白色圆柱、带阁楼和一个歪斜的阳台的灰色宅子里,住着一位太太。她是个寡妇,身边围着数不清的家奴。她的几个儿子全在彼得堡供职,女儿都已出嫁。她很少出门,在这里孤独地度着她那冷冷清清、枯燥乏味的余生。她的白昼,那种没有欢乐、阴雨连绵的白昼早已过去;而她的黄昏比夜更黑。

在她所有的奴仆中,最出色的要算那个打扫院子的格拉西姆了。他身高二俄尺十二俄寸^②,体格魁梧得像古代神话中的壮士,生来又聋又哑。太太把他从乡下弄来,在村

① 首次发表于《现代人》杂志 1854 年第 3 期。

小说在 1852 年 5 月写成,6 月作者把它寄给阿克萨科夫,希望他能在《莫斯科文集》上发表。阿克萨科夫非常喜欢这篇故事,认为“格拉西姆的形象是俄国人民的象征,体现了俄国人民惊人的力量和不可思议的温顺,他对故土的眷恋和返真归璞,他对自己在精神上的觉醒和七情六欲的淡漠”。但《木木》使官方大为惊恐,它被书刊检查机关查禁,两年后才得以发表。

《木木》是作者根据母亲家中一名哑巴农奴安德烈的真实故事写成的。小说的结尾是格拉西姆从农奴主家中逃回自己家乡,实际上安德烈始终忠心耿耿地为他的女主人效劳。由于屠格涅夫对结尾的这种处理,格拉西姆的形象获得巨大的完整性和高度的艺术概括。

屠格涅夫在其思想及创作的高峰时期写下的这个短篇小说,一开头就具有一种和谐完美的形式,在创作上自律甚严的屠格涅夫对此深表满意。

② 折合 1.93 米。

里他独自住一间小木屋,已跟兄弟们分开过日子。在所有的赋役农民^①中,他几乎是最老实可靠的一个。他生来就力大无比,一人能干四人的活儿——事情到了他手里就干得特别顺利。瞧,他耕地的时候,两只大手掌按在木犁上,好像不用役马的帮忙,一个人轻轻松松就翻出了松软的土层;在圣彼得节^②,他挥舞镰刀干得那样势不可挡,简直可以把一片小桦树林统统连根砍掉;在他不间断地用三俄尺长的连枷轻快地打谷子的时候,他肩膀上那椭圆形的结实肌肉就像杠杆那样一起一落——看他干活,真叫人心里痛快。他一贯的沉默使他不倦的劳动显得更为庄重。他是一个出色的庄稼人,若不是他有残疾,随便哪个农家姑娘都乐意嫁给他……可是格拉西姆给带到莫斯科来了,还给他买了靴子,缝了夏天穿的长襟外衣和冬天穿的羊皮袄,又给他手里塞了一把扫帚和一把铁铲,派他去管院子。

起初他很不喜欢他的新生活。从小他就干惯了农活,过惯了乡下生活。他由于自己的残疾难以跟人交往,长大后又聋又哑,而且强壮有力,就像长在沃土上的一棵大树……给人带进城后,他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事——他感到烦闷,摸不着头脑,就像一头强壮的小公牛正在一块茂密的青草长得跟它肚皮一般高的牧场上吃草,不料突然被人牵走,塞进铁路上的货车里,不禁感到莫名其妙。瞧,它那壮实的身躯时而让煤烟和火星所包围,时而被波浪般起伏的水蒸气所淹没,火车带着它飞驰,随着火车的隆隆声和风的呼啸声飞驰,它身不由己地奔向何方——那只有天知道了!格拉西姆干惯了繁重的农活,所以在他看来,新职务要他干的活儿简直如同

① 向农奴主交纳租金和担负徭役的农民。

② 东正教会节日,俄历6月29日。



儿戏；每天只花半个钟头他的活儿全干完了，他只好站在院子中间，张着嘴，望着那些过往行人，似乎想从他们那儿探出一个造成他目前这种莫名其妙的处境的答案来。有时他突然跑到某个角落，把扫帚和铁铲扔得远远的，扑倒在地上，像一头困兽那样，一动不动地趴上几个钟头。可是人对什么环境都会习惯，格拉西姆后来也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他的事情不多，他的全部任务是：把院子打扫干净，用水桶车一天运两趟水，运柴，劈柴供厨房和上房使用，再就是白天不让生人进来，夜间小心巡夜。应当说，他是忠于自己的职守的：在他的院子里从未见过一片木屑和垃圾；遇到泥泞的天气，归他使用的那辆快散架的水桶车和老马在什么地方陷住了，他只用肩膀一顶，不仅是车子，就连马也给推着走了。要是他动手劈柴，斧头就像砍玻璃似的咔嚓直响，木片木块便四下里乱飞。至于生人，有一天夜里他捉住了两个窃贼，把他俩的脑门对撞了一下，撞得那么厉害，即使事后没有把他们扭送警察局，从此这附近一带的居民也无不佩服他了。在白天，一些过路人（他们绝不是坏人，只不过是陌生人罢了），一看见他这个威严的看门人，就连忙朝他挥手、叫喊，好像他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似的。格拉西姆跟其他仆人的关系说不上亲密（他们怕他），但也不疏远：他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他们用手势跟他解释，他都能明白他们的意思，并准确无误地完成各项指示，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权利，谁也不敢在饭桌上坐他的位子。总之，格拉西姆的性情严厉而又严肃，喜欢什么事都有个规矩。连公鸡也不敢在他跟前打架，否则就遭殃了！他一看见公鸡打架，立即捉住它们的腿，把它们在空中团团转上十来圈，然后一一抛出去。太太的院子里还养着鹅，可是鹅，大家知道，是一种高傲而明理的家禽。格拉西姆喜欢它们，照料它们，经常给它们喂食；他本人就颇像一只稳重的公鹅。管家把厨房顶上的一小间阁楼拨给他住；他按

照自己的心思布置了这间小屋：他用橡木造了一张床，床脚用四段原木墩子做成——真是一张壮士睡的床；一百普特^①重的东西放上去，床不会塌；床底下放了一口结实的木箱，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同样坚固的小桌子，桌子旁边有一把三条腿的椅子，椅子同样非常牢靠低矮，所以格拉西姆常常把它举起来，又放手让它落下去，一边高兴地微笑着。这小屋经常挂着一把类似锁形面包的黑铁锁，锁的钥匙总由格拉西姆随身挂在腰带上。他不喜欢别人进他的小屋。

就这样过了一年，这年年底格拉西姆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

格拉西姆在做工的那家老太太，事事沿袭古老的习俗，养了一大群仆人：在她的宅子里不仅有洗衣妇，绣花女，木匠，男裁缝，女裁缝，甚至还有一名马具匠，他兼任兽医，还给仆人看病，而专门给女主人看病的则另有一名家庭医生；最后还有一个鞋匠，他叫卡皮通·克利莫夫，一个积习难改的酒鬼。克利莫夫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干，认为自己是京城一个有文化的人，不应当连个正事也没有，住在莫斯科郊外这种偏僻的地方。如果他喝酒，正如他捶着胸脯一字一顿地说的那样，那是为了“借酒浇愁”。有一天，太太同她的总管加夫里拉顺便谈起了他。加夫里拉这个人，单凭他那双黄色的小眼睛和鸭嘴鼻子，就可以断定，似乎命中注定他是一个指挥别人的人物。太太惋惜卡皮通的堕落，他是在昨天夜里刚刚叫人从大街上找回来的。

“哎，怎么样，加夫里拉，”她突然开始说，“要是我们给他娶门亲呢，你怎么想？也许他会安分守己的。”

① 1 普特合 16.38 公斤。



“是啊,为什么不给他娶门亲呢,太太?可以的,太太,”加夫里拉回答,“这简直太好啦,太太。”

“不过谁肯嫁给他呢?”

“那当然啦,太太,自然是照您的意思办啦,太太。他这个人呢,这么说吧,反正多少可以派点用场;放在十个人里挑,他是不会给甩了的。”

“好像他喜欢塔季扬娜?”

加夫里拉本想表示点不同意见,但又把嘴唇闭紧了。

“对!……把塔季扬娜配给他吧,”太太决定说,一边高兴地闻了闻鼻烟,“你听见了吗?”

“是,听见了,太太。”加夫里拉说完就退了出来。

加夫里拉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是侧屋中的一间,房间里几乎堆满了包铁皮的箱子),他先把老婆支开,然后坐到窗前琢磨起来。太太的这个出乎意料的安排显然使他犯难了。末了,他站起来,让人去叫卡皮通。卡皮通来了……不过,在把他们的谈话转述给各位读者之前,我认为有必要简单地交代一下,那个许配给卡皮通的塔季扬娜是什么人,以及为什么太太的命令让管家感到不安。

塔季扬娜就是上面讲过的那班洗衣妇中间的一个(不过因为她是一个能干熟练的洗衣妇,所以只让她洗考究的衣服),她二十八岁上下,瘦小的身材,淡褐色的头发,左边脸上有几颗黑痣。在俄国,一般认为左边脸上的痣是凶兆,是命苦的标记……塔季扬娜不能说自己的运气好。她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受虐待;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从来没有受到别人怜爱;主人给她穿得很坏,她拿的工钱是最少的。亲戚呢,可以说她一个也没有;有一个掌管粮仓、食品

储藏处钥匙的老仆，算是她的远房叔父，但因为年老不中用又给弄回乡下去了，另外她还有几个叔伯和舅父，他们都是庄稼人——就这些亲戚。想当初她还是一个出名的小美人呢，但她的姿色很快就消退了。她的性情极为温顺，或者不如说，她生性懦弱；她对自己的事一点也不关心，对别人则怕得要死；她一心只想一件事：如何按时做完她的活儿；她从来不跟人讲话，一听到太太的名字就发抖，虽说太太见着她也不知道她是谁。当格拉西姆叫人从乡下带来的时候，她看到他那个庞大的身躯吓得差点晕过去。她尽量设法不跟他碰面；当她急匆匆从正房里出来去洗衣房，不得不从他身旁跑过时，她甚至眯起了眼睛。格拉西姆起初对她并不特别留意，后来他碰到她时总要笑一笑，后来他开始出神地望着她，到了最后，他的眼睛就盯住她不放了。他喜欢上她啦；这是因为她脸上温和的表情呢，还是因为她那种怯生生的举动呢——那只有天知道了！有一回，她悄悄地打院子里走过，伸开的手指小心地提着太太的一件浆过的外套……忽然有人使劲抓住她的胳膊肘；她回过头来，不觉尖声大叫：在她后面站着格拉西姆。他傻笑着，亲热地哇哇叫着，要送她一只翅膀上和尾巴上贴着金箔的蜜糖做的小公鸡。她本想不要，可是他硬把它塞在她手里，摇摇头走开了，还回过头来，又对她哇哇叫着，想必说了一句十分友好的话。从那天起，他就让她不得安宁了：常常是，不管她走到哪儿，他就会在哪儿出现，他朝她迎面走来，微微笑着，哇哇叫着，挥动双手，有时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根缎带硬塞到她手里，有时拿扫帚扫去她面前的尘土。可怜的姑娘简直不知如何应付，不知怎么办才好。不久，整个宅院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打扫院子的哑巴的鬼把戏了；于是嘲笑、打趣、挖苦纷纷落到塔季扬娜的头上。可是对格拉西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拿他寻开心的：他不喜欢别人开玩笑，所以有他在场，大家也就让她安生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反正姑娘处在他的保护之下。跟所有的聋哑人一样，格拉西姆非常敏感，每当有人取笑他或她的时候，他心里都很明白。有一次，吃午饭的时候，塔季扬娜的顶头上司，那个专管衣服的女人开始为常言所说那样百般挖苦她，弄得那个可怜的姑娘手足无措，懊丧得差点哭起来。格拉西姆欠起身来，伸出一只大手，把它放在那个女人头上，还那么阴沉凶狠地看着她的脸，吓得她赶紧把头埋到饭桌上。大家都不作声了。格拉西姆又拿起勺子继续喝他的菜汤。“瞧这个聋鬼，这个树妖！”众人这样小声嘟哝着。那个管衣服的女人站起身来，立刻回下房去了。还有一次，格拉西姆看见卡皮通（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卡皮通）跟塔季扬娜闲聊得过分亲热了一点，格拉西姆便勾勾食指要他过来，把他带到马车棚里，抓起一根立在墙角的车杆，握住一头，轻轻地但意味深长地用它威胁他。从此以后谁也不跟塔季扬娜多说话了。凡此种种都没给他带来麻烦。诚然，那个管衣服的女人刚跑进下房就晕了过去，后来她干得那么巧妙，以致当天就让老太太知道了格拉西姆的粗鲁举动。但是这位喜怒无常的太太只是哈哈笑了一阵，而且几次逼着她重做一遍，说“哎，他是怎么用他的重手把你的头压下去的？”——这简直是对她的极大侮辱。第二天太太还赏了格拉西姆一个卢布，她这是赏识他，认为他是一个忠心耿耿、力大无比的看门人。格拉西姆虽说相当怕她，但他一直指望着她能开恩，已经打算去向太太求情，请她答应他同塔季扬娜结婚。眼下他只等着总管答应给他的一件新的长襟外衣，想穿得体面一点去见太太，谁知道这位太太忽发奇想，要把塔季扬娜许配给卡皮通。

现在读者就容易明白，为什么总管加夫里拉在和女主人谈话之后感到为难了。“太太嘛，”他坐在窗前想道，“当然是看重格拉西姆的（这一点加夫里拉心里很清楚，所以自己也常常放任他），但他毕竟是个不会说话的哑巴；可不能禀告女主人，说格拉西姆看上塔季扬娜了。再说这也是对的，他算个什么丈夫？可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旦让这个——上帝饶恕我——让这个树妖知道太太把塔季扬娜许配给卡皮通了，他会把宅子里的东西统统捣毁的，肯定会。因为你又跟他说不清，他这个魔鬼——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随你用什么办法也说服不了他的……没错！”

卡皮通的到来打断了加夫里拉的思路。轻浮的鞋匠走了进来，两手抄在背后，很随便地靠在门旁一个突出的墙角，右边的细腿架在左腿上，晃一下脑袋，仿佛说：“我来了，您有什么事？”

加夫里拉望着卡皮通，开始用手指敲窗框。卡皮通只是稍稍眯起他那双无神的小眼睛，但没有垂下眼睑，他甚至轻轻冷笑了一声，还伸手去摸摸他那蓬乱的花白头发，仿佛说：“没错，是我，是我。有什么好瞧的？”

“好，”加夫里拉说完又停了一会儿，“你倒好，没什么可说的！”

卡皮通只是扭扭他瘦小的肩膀。“那你就显然更好啰？”他心里暗想。

“嘿，你瞧瞧你自己，你瞧瞧。”加夫里拉责备地继续道，“嘿，瞧你像什么人？”

卡皮通用平静的目光打量一下那件破破烂烂的常礼服和打着补丁的裤子，仔细看了看那双有窟窿的靴子，特别是他的右脚那么优雅地靠着其靴尖的那只靴子，然后又定睛望着总管。

“什么事，先生？”



“什么事，先生？”加夫里拉重复了一遍，“什么事，先生？你还说：什么事，先生呢？你简直像个鬼，上帝饶恕我这个罪人，瞧你像什么啦？”

卡皮通急促地眨起小眼睛。

“你骂吧，你骂吧，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他又在心里想道。

“瞧你又喝醉了，”加夫里拉开始说，“你又醉了？啊？喂，回答呀！”

“由于身体虚弱，我的确用了一点含酒精的饮料。”卡皮通答道。

“由于身体虚弱！……你鞭子挨得太少了——就这么回事。你还在彼得堡当过学徒……你学到的东西可真多！你只是白吃面包罢了。”

“在这件事上，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只有一个人能审判我，他就是上帝，此外再没有别人了。只有上帝知道我在这个世上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白吃面包。至于您对我喝醉酒的意见，那么在这件事上，错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个朋友：是他引诱我的，又要了一个花招，自己溜了，于是我……”

“于是你这个傻瓜就给扔在大街上了。啊，你这个放荡的家伙！不过，现在问题不在这里，”总管继续道，“是这么回事。太太……”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太太要你娶个老婆。听见了吗？她老人家认为，你讨了老婆就会安分守己了。明白吗？”

“怎么会不明白呢，先生？”

“嗯，好吧。要我看。最好对你严加管教。嗯，不过那是她老人家的事了。怎么样？你同意啦？”

卡皮通咧嘴一笑。

“结婚对男人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至于我呢，在我这

方面,我是十分高兴十分满意的。”

“嗯,好吧,”加夫里拉答道,心里却想:“没说的,这家伙能说会道。”接着他又大声说:“只不过新娘子找得不怎么合适。”

“她是谁,可以打听一下吗?……”

“塔季扬娜。”

“塔季扬娜?”

于是卡皮通睁大了眼睛,身子离开了墙壁。

“喂,你干吗这样惊慌?莫非她不中你的意?”

“怎么不中意呢,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这姑娘没说的,是个干活勤快、性情温和的好姑娘……可是您自己也知道,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那个树妖,那个草原来的丑八怪,他在追她呢……”

“我知道,伙计,我全知道,”总管烦恼地打断了他的话,“可是你知道……”

“啊,您行行好吧,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他会杀死我的,真的,会像打死一只苍蝇那样打死我的。你知道,他那只手,请您自己看看他那只手是啥模样!那简直是米宁^①和波扎尔斯基^②的手!要知道,他这个聋子打起人来凶得很,自己却听不见!就像在梦中挥舞他的大拳头一样。完全不可能制服他,为什么?因为您自己也知道,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他是一个聋子,再说,笨得像脚后跟。要知道他还是一头野兽,一个笨蛋,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比笨蛋还不如……一块杨木

① 米宁(? ~1616),俄国下诺夫哥罗德市居民,抵抗波兰军队入侵的民族英雄。

② 波扎尔斯基(1578 ~1642),公爵,统帅,曾领导反对波兰武装干涉者的军事行动。



疙瘩！为什么我现在要去受他的折磨呢？当然，我现在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了：我对什么都习惯了，对什么都忍了，我浑身都抹了油，就像科洛姆纳出产的瓦罐——可是我毕竟是人，而不是什么一文不值的瓦罐，真的。”

“我知道，知道，别没完没了的讲下去了……”

“我的上帝啊！”鞋匠激动地继续道，“什么时候才到头呢？什么时候呢？上帝啊！我是个苦命人，一辈子受苦的苦命人！命运啊，我的命运！您倒想想看，小时候我尽挨德国老板的打，长大了又挨同胞兄弟的打，总算成年了，可是您瞧，混到了什么地步……”

“唉，你呀！你真是个窝囊废！”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说，“你干吗啰里啰嗦地说个没完，真是的！”

“你说‘干吗’，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我不是怕挨打，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做主子的可以关起门来打我，可是在别人面前还得跟我打个招呼，我毕竟还是一个人嘛，可是现在我不得不躲着谁呀……”

“好啦，你滚吧。”加夫里拉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卡皮通转过身子，拖着步子慢慢走了。

“喂，假定说，他不在了，”总管在他身后大声说，“你本人同意吗？”

“我表示同意。”卡皮通说完就离去了。

即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也不忘施展自己的口才。

总管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

“好吧，现在去把塔季扬娜叫来。”他最后说。

过了一会儿，塔季扬娜悄没声地走了进来，站在房门口。

“您有什么吩咐,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她小声地问。

总管定睛看了她一阵。

“喂,”他低声说,“塔纽莎^①,你愿意嫁人吗?太太给你找了一个新郎。”

“是,知道了,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她又犹豫不决地加了一句,“她老人家给我定的新郎是谁呢?”

“卡皮通,那个鞋匠。”

“是,知道了,先生。”

“他这个人很轻浮,这是事实。可是太太在这件事上就指望你了。”

“是,知道了,先生。”

“有一件事很糟糕……要知道那个聋子格拉西卡^②在竭力讨好你呢。你怎么把这头熊给迷住啦?可是要知道他会杀死你的,恐怕会的,真是一头熊……”

“会杀死的,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一定会杀死我的。”

“他会杀死你……嗯,这个我们等着瞧吧。你怎么说:他会杀死你的!难道他有权杀死你,你自己想想呀。”

“我不知道,加夫里拉·安德烈伊奇,他有没有权。”

“这么个女人!你总没有答应过他什么吧?……”

“您说什么,先生?”

总管沉默片刻,心想:

① 塔季扬娜的小名。

② 格拉西姆的蔑称。



“真是个百依百顺的女人！”他又说：“嗯，好啦，我以后再找你谈谈，现在你走吧，塔纽莎。我看出来你的确是个老实听话的女人。”

塔季扬娜转过身子，轻轻地擦了一下门框，退下去了。

“也许太太明天就忘了这门亲事，”总管想道，“我干吗这样担心？我们把这个莽撞鬼捆起来，若是他胡来，就报告警察局……”

“乌斯季尼娅·费奥多罗夫娜，”他大声唤他的老婆，“把茶炊呀给生上，我的好女人！……”

这一天，塔季扬娜几乎整天没有离开洗衣房。起先她哭了一阵，后来擦干眼泪，像往常一样干起活来。卡皮通则跟一个脸色阴沉的朋友在一家酒店里一直坐到深夜，详细地对他讲起了他在彼得堡的生活，说他住在一位老爷家里，这位老爷真可说十全十美，而且很守规矩，只有一个小毛病：酒喝得太多了，至于女人嘛，他简直是拈花惹草的高手……那个脸色阴沉的朋友只是点头应付；但后来卡皮通声明他由于某种原因必须在明天自杀，这时那个脸色阴沉的同伴立即指出，该回去睡觉了。于是两人粗鲁地默默地分手了。

然而总管的指望却落空了。太太一心惦记着卡皮通的婚事，甚至夜里跟陪伴她的一个女人谈话时只讲这件事情；这种陪伴女人是她养在家里专门为她夜里失眠时给她解闷的。她们同值夜班的马车夫一样在白天睡觉。加夫里拉在早茶后去向太太报告家务时，她劈头第一句话就问：“我们操办的那门婚事怎么样了？行吧？”他自然回答说，进行得再好不过了，还说卡皮通今天就要来叩谢太太的。太太有点不舒服，她过问家务的时间不长。总管回到自己屋里后召开了一个会。这件事的确需要特别讨论一下。塔季扬娜自然不会顶撞，但卡皮通却当众大声宣布，他